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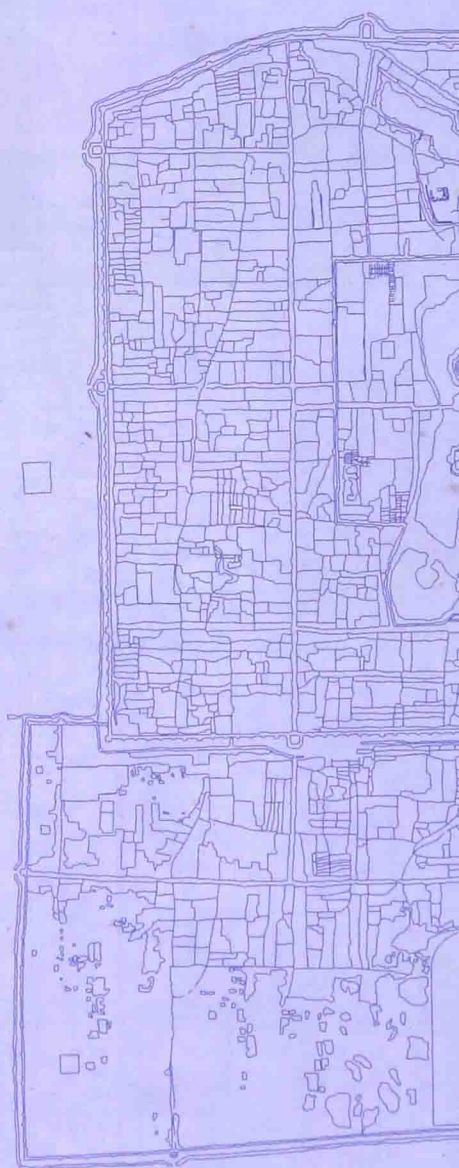
老

北

京

地图的记忆

THE MEMORY OF OLD BEIJING MAPS 宗绪盛 著



老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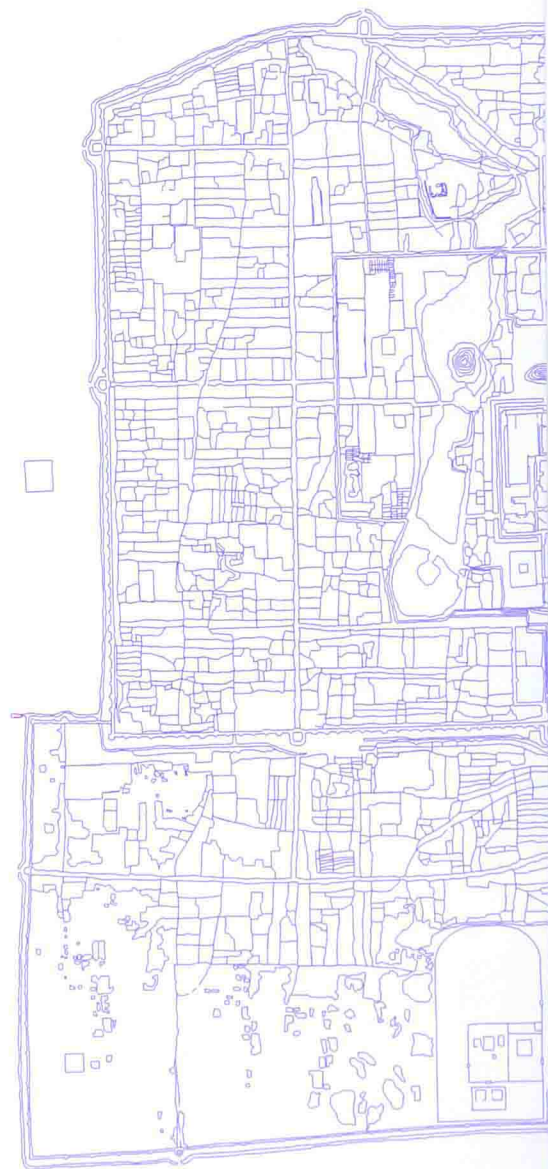
京

地图的记忆

宗绪盛 著



中国地图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展示了从 1911 年到 1949 年的 38 年间所涉及的 20 余幅民国北京地图。在地图制作来源上,既有官方测绘出版的,也有民间机构编制的;在内容上,既有行政区划、市政建设、工程设计、城市规划、交通旅游,也有对战争态势、军事作战以及历史风貌的描绘。

本书从老地图入手,同时引用其他民国史料,以独特的视角对北京城的历史风貌进行了解读,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适合于对民国时期的北京历史地理感兴趣的大众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北京地图的记忆 = The memory of old Beijing
maps / 宗绪盛著. --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31-8443-7

I. ①老… II. ①宗… III. ①城市图—北京市—
1911~1949—地图集 IV. ①K9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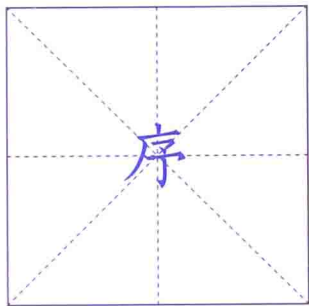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0242 号

策 划	卜庆华
责任编辑	王秀秀 赵 彬
复 审	陈 宇
装帧设计	杨济瑜
地图修复	姚维娜
地图扫描	吴鹏飞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83543926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210 mm × 270 mm	印 张	18.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7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031-8443-7/K · 5083
审 图 号 GS (2014) 2013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转眼一晃，收藏明清古籍和民国“纸片子”（指民国文献史料）的时间已是不短，掐指算来已有30多年了。收藏民国文献，特别是民国北京地图，也已有20多年的光景了。2011年，笔者出版了《故纸堆：我所收藏的民国“纸片子”》一书；2013年，又出版了《民国记忆：老“纸片子”收藏漫记》一书。

在出版上述两书前后，好友几番建议，让我抓紧把所收藏的民国地图，特别是北京的民国地图整理出来并尽快出版，认为这可能比前两本书更有价值，更受读者欢迎。笔者也早有此意，便接受了这个建议。

当提笔要写作的时候，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什么是地图？望着这一幅幅民国老地图，自己问着自己，想着收藏它们的经历，想着地图上“图例”所显示出的山脉、河流、铁路、公路、城墙、门楼、街巷、胡同、会馆、戏院、庙宇、名胜，甚至坟茔，以及新旧地名……想着它们变换着的颜色及其种种难以忘怀的往事和那说不完的故事。

回顾收藏民国地图的前前后后，我猛然觉得，每一幅地图，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的名片，它是一幅山河湖海的描绘，它是一份历史发展的记录，它是一个城市变迁的诉说，它是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标志，它是一地一城一国的屈辱与荣耀的记录，它更是国家发展变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地图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感觉，可以从中读出很多很多的东西，从它的线条、它的色彩、它的文字，可以看出和听到那过去的故事和未来的表象，那就是一本历史与现实的百科全书，那就是一种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那就是一种真挚情感的寄托和归宿。

据一篇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先生退休以后，最喜欢的“休闲”方式之一就是看地图，他特别爱看中国地图。他手举着放大镜，寻找着每一条经纬线，每一个地名，非常地投入和专注。那里有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故事，有每一个地方的或是痛苦或是美好的回忆；那里有他走过的每一条路，有他一生不凡的经历；那里有着他留下的印记和历史，也有着他的不断的追求和期盼：香港在哪里，当它回归的时候，他就是坐着轮椅，也一定要亲眼去看一看；台湾距大陆有多少海里，周围有多少岛屿，何时两岸重新一统，何时老友重聚一堂？

这就是地图，喜欢了，收藏了，没事时拿着放大镜看看去，找来找去，于是你就知道了什么是地图，什么是历史和文化。对于笔者来说，通过阅读所收藏的一幅幅北京老地图，更加知道了什么是北京的历史和文化。

上面这些话，可能说的都太“文学”化，太“情感”化了。说实在点儿，地图是一个真正的“好东西”。如今许多人的生产、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地图了。“实用”，这就是人们对地图最最直接的感觉。而老地图则不是这么“平凡”，它是历史的记录，经纬之中，有着不尽的变迁，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也有着不变的情怀和精神。

笔者这里展示的老北京地图，能让更多人从图中了解民国，认识北京，了解和认识民国时期的北京历史变迁和发展，了解和认识民国时期北京留下的历史和文化，以便描绘和追寻那逝去的、再也无法复制的“京城”，从而保护和建设更美更有“京味”的新北京。这也是给后人一个“交代”，这就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初衷。

什么是地图？从科技层面上讲，地图就是依据一定的数学法则，使用制图语言，通过制图综合，在一定的载体上，表达地球（或其他天体）上各种事物的空间分布、

联系及时间上的发展变化状态的图形。随着科技的进步，“地图”的概念不断发展变化，有着多种含义。

自先秦到民国时期，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地图学及测绘学领域的发展与演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最早的地图出现在什么时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但是人们无疑应该记住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党川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七幅木质地图，它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

据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所述，墓主丹曾镇守秦国邽县东南的要塞燔史关，而从墓中出土地图所反映的邽县区域来分析，地图绘制时间在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前315年）至秦昭襄王八年（前299年）间，距今至少已有2300多年。据地图专家考证，它们比中国经实测保存至今的传世地图——西安碑林中的《华夷图》和《禹迹图》（1080—1094年）早了近1400年，比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出土的三幅绘制在帛上的“帛地图”（前168年之前绘制）也早了130多年。

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地图是用黑色线条绘制在四块木板的两面，图形比较清晰、完整。该地图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所属的行政区域、地理概貌和经济概况。地图中有关域邑、河流、山脉及森林资源的注记有82条之多。令人惊叹的是，今天渭水支流以及该地区的许多峡谷在木板地图上都可以找到。

有关考古专家和历史专家认为，这批秦代木板地图为中国先秦的地图学文献资料提供了实物佐证，把中国的地图绘制时间又提前了几百年，是研究中国地图绘制技术的珍贵资料。除此之外，西晋初期裴秀（224—271年）提出的“制图六体”及其《禹贡地域图》与《地形方丈图》，对后世制图工作的影响十分深远；隋唐时期图经图记的繁荣及测绘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隋唐地图学的发展；宋朝全国总图的出现，以及沈括的《天下州县图》等的编制，对地图学做出了新的贡献；元明时期则达到了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巅峰，元代郭守敬等利用研制出的新型天文观测仪器进行的实地观测以及“海拔”高程概念的提出，元代朱思本编制的《舆地图》，明代《杨子器跋舆地图》、罗洪先《广舆图》、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以及明朝以《郑和航海图》为代表的江防、海防图的出现，使中国传统地图学达到新的高度；明末西方地图学的传入和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在中国的传播，促成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主持实测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等全国实测地图的先后完成；清末魏源编

制的我国第一部世界地图集《海国图志》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所有这些，对世界地图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民国时期，地图的出版和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中国地图学步入了现代化进程。这不仅仅是印刷技术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勘测的问题，根本在于它由官方走向了民间，由秘府走向了课堂，由贵族走向了大众，由军政走向了生活。

本书介绍的20余幅民国北京地图，在时间上，从1911年辛亥革命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短短的38年时间；在形式上，既有成册的，也有单幅的，但以单幅的为主；在地图制作来源上，既有官方测绘印刷出版的，也有民间出版机构印制的；在内容上，既有行政区划、市政建设、工程设计、城市规划、交通旅游，也有对战争态势、军事作战以及历史风貌的描绘。其中，不乏一些反映重要历史变迁和城市变迁的地图。

比如，清朝灭亡后，于1913年由官方出版的最早的一幅《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记载了清朝的灭亡，民国的兴起；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版”的《北平都市详图》，记载了古都的新生。1949年9月中国史地学社发行的《新中国地图》，以地图的方式，最早、最快捷地记载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定都北京的历史信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印制的成套的《中国敌后战场抗日民主根据地分区详图》，记载了抗日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战线，以及北京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而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印制的《北平城内全图》则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良苦用心。

又如，1917年北京京都市政公所编制的最早的《京都市内外城水平石标地点图》、1933年北平市政府勘测绘制的《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1939年的《北京都市计画要图》，以及“抗战”胜利后北京市政府绘制的《北京内外城地图》中有关全城自来水管道的维修改造的管线图等，都在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城市管理以及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其他有关历史变迁、风景名胜、资源物产等类别的地图，也都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老北京的风貌。可以说，每一幅民国时期的北京地图就是一部该时期北京风貌的再现和发展变迁的历史。

浓缩于每一幅北京老地图之中的年代、名称、机构建制、图例符号、城墙马道、皇宫王府、官衙会馆、城垣寺庙、河道沟渠、桥梁道路、街巷胡同、饭庄戏院……都

有着太多太多有“名”的人，都有着太多太多特“大”的事。

所有这些，提供了民国时期北京丰富的历史信息，形成了老北京特有的文化符号，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典籍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也留下了老百姓对那逝去的老北京的一份永远割舍不下的深深“念想”。这，就是舆图中的“春秋”。

收藏老地图就是收藏历史。没有老，哪有新？而有了新，却丢了老，那还有历史，还有文化吗？然而，“新”的最终也会变成老的。如果永远不出新，只是沉湎于“老”之中，那还能有发展吗？还能有活力吗？一句话：我爱北京，爱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恐怕很多人都是如此，特别是北京人。这就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图经纬之间的“图中话”。

一幅地图，就是一段历史，一份文献。地图的历史文献价值，是很多艺术品所不能比拟的。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十分豪华的展厅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地图被挂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上，这一点给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收藏地图，是一种历史和知识的收藏，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收藏，也是一种时尚与投资的收藏。早在几百年前的欧洲，收藏地图就已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当时探险的航海图和有关海盗的藏宝图，都成了欧洲上流贵族争相收藏的对象。

在今天中国的收藏圈里，专事地图收藏的藏家很少。在艺术品的投资、交易与拍卖中，地图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配角”。近十几年来，有些藏家开始认识到老地图的收藏价值，不惜高价收藏老地图，其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但与其他艺术品相比，还远未得到人们的青睐与追捧。

在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中，日本人出版的《支那历代沿革图》，以1.76万元人民币成交，开创了我国地图拍卖成交的先河。在2000年中国书店春拍中，反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各国势力范围划分和驻军情况的《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以4.9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在2004年的北京翰海春拍上，一卷绘制精致、色彩鲜艳、文字标注细密的《大清国台湾府地舆全图》以143万元人民币成交。在2006年中国嘉德春拍中，中国古代地图《金沙江全图》以280万元人民币落槌，刷新了国内地图拍卖的最高纪录。而一幅1913年由北洋政府内务部职方司测绘编制的民国第一张《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在2001年中国书店秋拍中以5500元人民币成交，后在2004年中国书店的秋拍中又以8000元人民币转手，2007年再次拍卖时的价格涨到2.2万元人民币，反映了老北京地图价格逐年攀升的趋势。

但老地图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事件、一种变迁以及一段历史的一种见证、记录和载体，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在金钱上的体现，远不会也不应该是如此之低的。

笔者以为，老地图的价值有时无论如何是无法用金钱来体现的。如果非要用金钱来体现的话，如《清乾隆京城全图》，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或者说是无法衡量，任何一个专家和估价师恐怕都难以开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而这种认识的确立，是因为老地图的的确是真正难得的“好东西”。民国地图虽然在当时是很多的，但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同其他“反动”的“纸片子”一样被没收和销毁了不少，使它如今也变得十分稀少，因而显得弥足珍贵。收藏民国地图，收藏民国北京地图，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历史，要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去创造美好的明天。这也是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

作为序言的结尾，说点什么呢？不由得想起笔者在2012年3月收了一幅1949年4月的《北平都市详图》后，按惯例写下的一篇题为《拆得一模一样，变得一模一样》的“购货提要”，现照录如下，作为结尾：

这些年，特别是近20年来，全国各地，建了多少新城，盖了多少大楼，修了多少立交，挖了多少地铁，修了多少高速，给城市带来了多少的“福祉”，恐怕都有一个统计，都有一本账；一串串的数字，一份份的政绩，看得见，摸得着。谁又能说这不是辉煌的成就？谁又能说这不是丰功伟绩？

但又有谁统计过，又有谁能说得清，在老城的建设上，究竟又“拆”掉了多少古城古镇、古街古巷、古村古落、古宅古院？冯骥才说：这10年每天就有90个村落在消失。近些年，即使被列入“保护名录”的文化遗产，被拆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

那些有幸未被拆掉，且已成为“旅游点”的一村一镇、一寺一院、一街一道、一砖一石，与其说是保护了，不如说是留下了惨遭破坏的见证。当你看见那胡同里被玻璃罩保护起来的一块老石头，你是感到欣喜呢，还是感到悲哀呢？

……

现在，人们从一个城市走进另一个城市，“千篇一律”已经成为第一印象，除了那相似的景点、那仿古造古以及不伦不类的复制品外，从北方的“大屯”到南方的“水乡”，你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曾经的“地方特色”了，你已经找不到那座生你养你的城市的原来面貌，找不到那个让你视为“故乡”的村落或儿时记忆中的街区。你的视线模糊了，你的记忆消失了，你的根找不到了，你陌生了，你的梦也破灭了。

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喜悦，还是一种心酸？是一

种功劳，还是一种“罪过”？是一种理智，还是一种疯狂？是一种创新，还是一种无知？

我问着自己，也问着别人。一位收废品的农民朋友的回答让我吃惊，但却不感到奇怪。他说：“瞎琢磨什么呢，那东西又不是他们家的。再说了，不拆行吗，一家‘五男二女’（指家中拥有众多的子女）上哪住去？”

这是答案吗？其实，“是”与“不是”，已不重要，该拆的都拆了，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再拆的了，一切都已逝去。记得著名文博大家朱家潘先生曾说过：旧城保护，在暂时没有好办法时，就先把住一条，就是三个字：“先别拆”。只是今天，想拆的，差不多全拆了，再说什么也都晚了，北京城市建设的“大饼”早已摊到了“六环”。今天说要“保护”，可要保护的东西在哪儿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也是中国的老话，老的没了，还可以重建啊，可再原封造一个，那又算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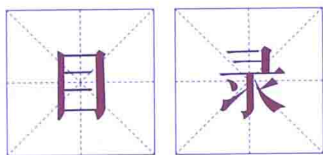
事已至此，只能如此。此时，可以让笔者聊以自慰的是，“老地方”没有了，这不是还有老地图在吗？不是还有那一份“念想”有地方寻找吗？

自序就此打住。在此，真诚感谢地图文化出版分社的社长卜庆华及编辑王秀秀、赵彬、陈宇所付出的心血；感谢好友吴本伟先生、徐芳珍女士、张良先生所给予的各方面的无私帮助；感谢我的夫人王艳丽女士长期以来给予笔者民国文献收藏与研究的支持。

最后衷心期待读者能喜欢这本书，喜欢这些民国北京老地图和老北京的故事。

宗绪盛

2014年3月30日



i

序

001 /	1	清朝民国两重天 京城实测绘新图 ——1913年《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
011 /	2	民国初建天坛苗圃 林艺试验京城奠基 ——1913年《天坛林艺试验场森林苗圃图》
023 /	3	京城首测水平高低 石标遍布南北东西 ——1917年《京都市内外城水平石标地点图》
035 /	4	京汉铁路一贯南北 京张南口詹公留名 ——1923年《京汉铁路图》
053 /	5	衙署院校区划左右中 馆寓电车市场遍西东 ——1925年《最新北京地图》
075 /	6	北京北平两地图 见证南北两首都 ——1926年《最新北京全图》、1929年《最新北平全图》
089 /	7	国都南迁 京城易名 文化定位 宜居北平 ——1930年《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
105 /	8	圆明三园 断瓦残垣 首勘成图 国耻溯源 ——1933年《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
119 /	9	颐和园景 皇家禁苑 万寿山间 百姓公园 ——《北京万寿山全景》、《北平万寿山全景》

131 /	10	正阳门外 两坛之间 天桥一览 漫话繁荣 ——1935年《天桥地图》
147 /	11	昔日禁城 今日故宫 双十纪念 特别开放 ——1936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双十节特别开放路线图》
161 /	12	革故鼎新 超越从前 短暂辉煌 旧貌新颜 ——1937年《实测北平市内外城地形图》
181 /	13	都市计划 东西新区 新式试验 包藏祸心 ——1939年《北京都市计画要图》、1940年《北京市东西郊新市街地图》
203 /	14	敌后抗日 分区详图 中流砥柱 卫我中华 ——《中国敌后战场抗日民主根据地分区详图》
217 /	15	抗战胜利 北平复名 水管改造 手绘图中 ——1946年《北平市内外城地图》
241 /	16	战略决战 挥师平津 红色地图 剑指京城 ——1948年《北平城内全图》
253 /	17	新桃旧符 北平北京 和平解放 古都新生 ——1949年《北平市街详图》
267 /	18	首都红星耀眼夺目 新旧交替经纬之间 ——1949年9月《新中国地图》
274 /		图目

清朝民国两重天 京城实测绘新图

——一九一三年《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

1

《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图1-1）是1913年印制、民国官方出版的最早的一幅实测北京全城地图。

该图纵115厘米，横100厘米，彩色印刷。由北洋政府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绘制，京师京华印书局印制。“内务部”是1912年4月21日成立的北洋政府中一个权力极大的部门，职掌地方行政、选举、赈恤、救济、慈善、感化、人户、土地、警察、著作、出版、土木、工程、礼俗、宗教和卫生等事务。第一任内务部总长为程德全，继任者先后有赵秉钧、王治馨和朱启钤，其中朱启钤的任职时间最长（1913—1916年）。

京华印书局的前身则是清朝官办的直隶官书局，1905年被商务印书馆出资接盘，民国时期一直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北京设立的印刷机构。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公私合营，与其他厂合并，改称“第二新华印刷厂”。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中华民国使用阳历，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年仅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依约交出政权，退居清宫。2月13日，孙中山在南京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次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2月29日，北京发生兵变，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拒不南下，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标志着中华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北洋政府，即由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华民国政府。

疆域以图为重，世事变而图变。《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正是在此历史巨变之下而产生的。据民国早期《京都市政汇览》一书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11月，内务部职方司派专门人员分途测绘，十月图成，为北京新图。”

實測北京內外城地圖

中華民國二年內務部職方司測繪處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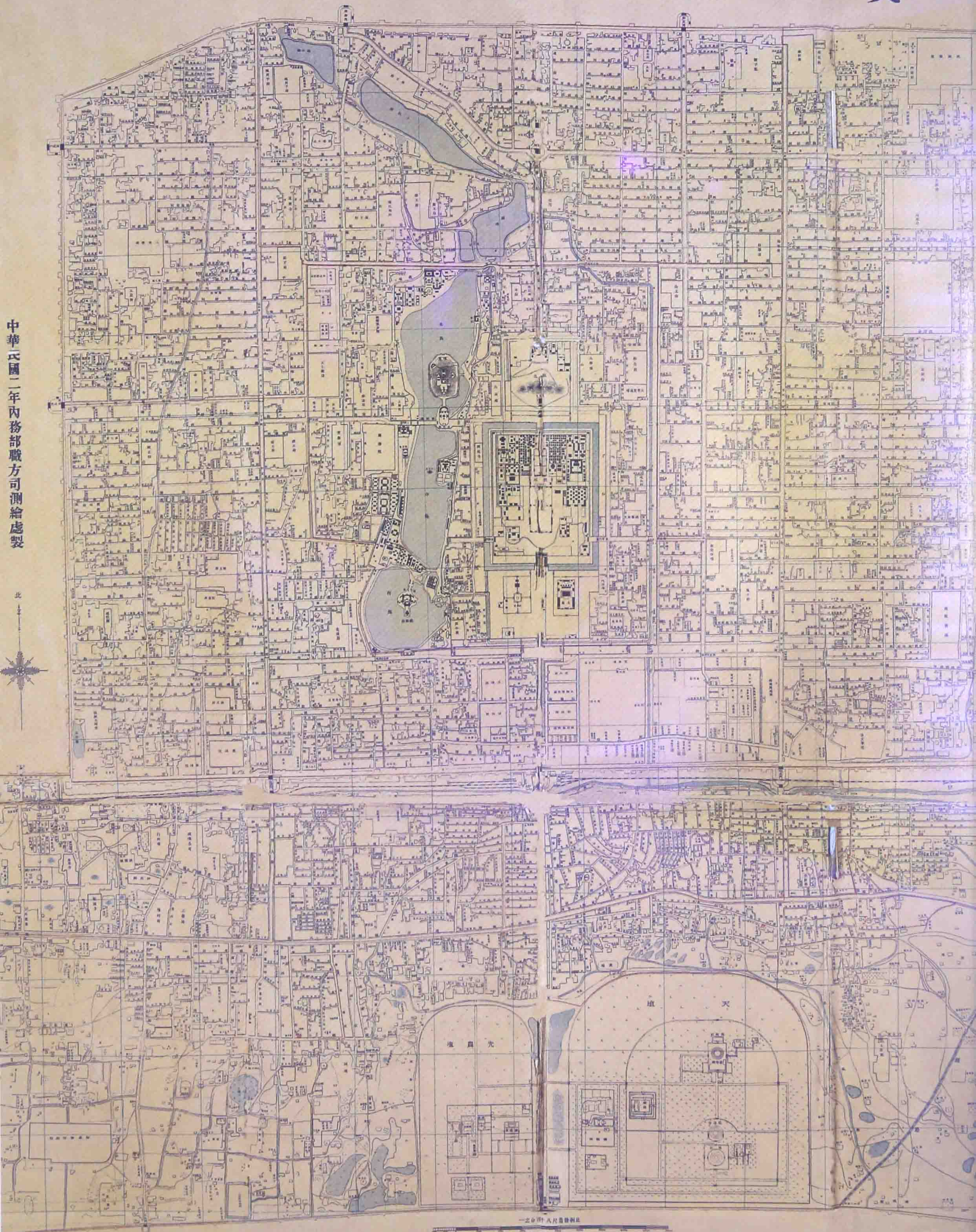


图1-1

1913年的《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

而上述所有这一切改天换地的变化，都在这幅《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清末版的北京城区地图相比，这幅地图所显示的一些内容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如图所示，此时明清两朝皇帝居住了500多年的“紫禁城”，成了清逊帝溥仪的暂居地，而此时图中标示的名称是“禁城”，并不是人们现在熟知的“紫禁城”。代表皇家威严的“午门”当时也已作为国家的“历史博物馆”之地而开始筹建。

图中最醒目的，是北洋政府设在皇家禁苑中南海的大总统府和国务院。中南海南岸与“瀛台”相对、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宝月楼”，被改建为临街的总统府正门，并起了一个颇具民国时代特色的响亮的名字——新华门，成为北洋政府大总统府的“门脸”（图1-2）。岁月荏苒，几经变迁，如今“新华门”已逾百岁。北洋政府的国务院则在中南海的中海紫光阁的西边安营扎寨，直至北洋政府的垮台。

而图中最令人感受到“改朝换代”的标志是：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明称之为“大明门”，清称之为“大清门”的“皇城第一门”，在此时被改名为“中华门”（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拆除，1976年在其原址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这就明确告知世人，一统中国几千年“以皇帝一人为主”的旧的封建中华帝国已然结束，新的中华之门已然开启。

从该图上还可以看到，当时北洋政府的各部门，也进驻了原清廷六部等地办公。设在东堂子胡同20号的前清外务部改为外交部，设在西四牌楼南粉子胡同的前清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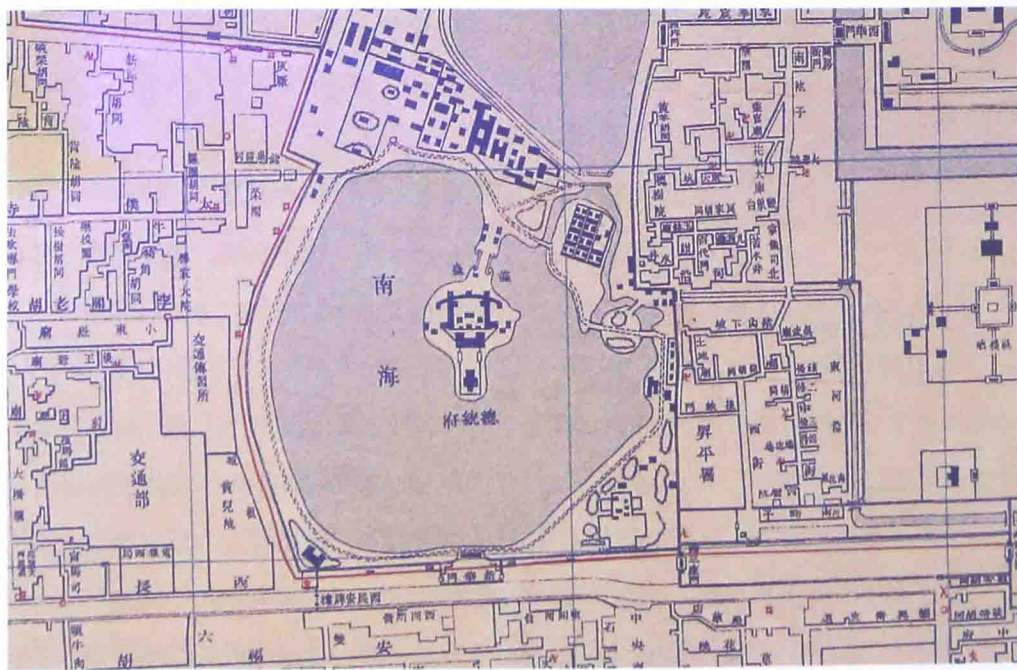


图1-2

《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中的南海“总统府”与“新华门”